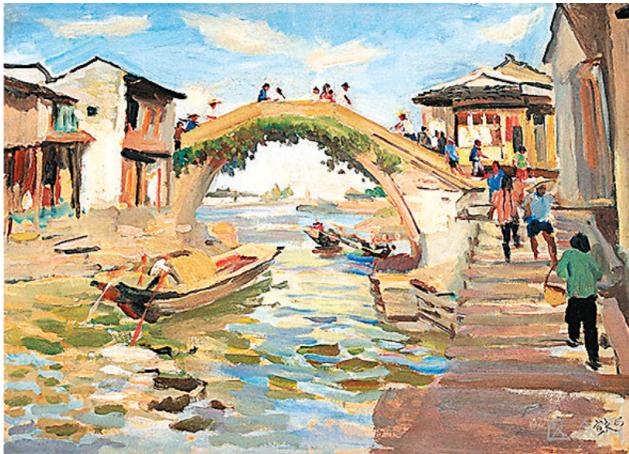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何以中国

绍兴二章

彭程



绍兴斜桥

秦宣夫绘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。在浙东这片山簇海拥的土地上，树木花卉生长得繁茂茁壮，如同青春洋溢的少年。宽阔的庭院内，多株玉兰树绽放出白色和紫色的硕大花瓣，在和暖明丽的阳光下鲜亮夺目，让人感受到扑上眉梢的春意。

我置身的这个地方，是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王阳明故居“伯府第”。

这是一处白墙黛瓦的大型建筑群落，一轴四进，宽阔幽深，庄严端肃，有着明代公侯府邸的恢弘气派。它是结合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，在数百年前的王阳明故居遗址上复原重建的，其中伯府大埠头、石牌坊遗迹、碧霞池、石门框、饮酒亭和后花园是当年的遗存。

站在5个世纪前王阳明曾掬水洗眼的碧霞池、感悟心学的观象台旁，我根据其著作和传记的印象，想象主人的音容笑貌、起居行止，但脑海里浮现的只是一些零碎模糊的影子，就好像几排稀疏的树木，无法遮掩住大片的荒地。好在新建的王阳明纪念馆弥补了这一不足。它借助光影展示等数字技术手段，完整重现了王阳明的生平，展示了阳明心学萌生、发展和传播的过程，为其生命履历和思想脉络，描绘出一张清晰的图画。

在历史上的大儒中，王阳明是一个传奇人物。南宋以来的几百年间，程朱理学成为主流思想，但大多数儒士只会“无事袖手谈心性”，作玄学式的谈论。王阳明则不同，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有着实干家的才能和强悍的行动力。他多次受命统军征战，维护边疆地区平安，并一举平定明宗室王叛乱，一次次为衰朽不堪的朱明王朝“续命”。

但王阳明更大的影响，还是他作为思想家的贡献。他的心学是对传统儒学的一次革命性发展。他倡导“心即是理”，认为明心即可见性，不假外求，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桎梏，开辟了一条追求个体实现的新路，为儒学思想注入一股活水。他的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之说，更是具有鲜明实践色彩的行动哲学。王阳明的临终遗言很有名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

用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衡量，他的道德事功都堪称一代冠绝，王阳明确做到了呕心沥血、死而后已。但创建一个更好、更合理、更符合人性的现代社会，需要一种全新的眼光、胸怀和气魄，这些并不是他能够具备的，我们当然也不能越过时代来苛求他。

领受这项使命的先驱者之一，是蔡元培。他也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老城区的一条窄巷内。这是一座明清台门院落，砖木结构的三进院落，花格门窗，乌瓦粉墙，青石板地，有着鲜明的绍兴民居特色。大厅及厢房多处，辟有“蔡元培生平事迹陈列室”，通过大量图片、实物、手迹、资料等，展示这位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的生平。

并非夸张，乡音是乡愁的尽头。只因为，哪怕你远在天涯，一无所有，不离不弃的依然是它。埋伏于舌根，隐藏在心底，只要时空合宜，就夺口而出。

稍涉猎过唐诗的国人，都背得出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我揣测，还乡的老游子在儿童询问“何处来”后，不能不“未改”但不大利落的“乡音”回答。而人生四大乐之一“他乡遇故知”，所依赖的也是乡音。如果对方是同乡，那么，从偶遇、交谈到联袂而行、对酌，步步深入中是对熟悉口音的辨识和共情。

清代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中引同代人陈鲁章的绝句《途中纪事》：“月映湖光分外明，芦花影里一舟横。夜深闻有乡音在，晓起开篷问姓名。”诗人坐的船，月明夜泊在芦花盛开的湖畔，夜深传来乡音。这一夜，他未必睡得安稳，可能老在想：这老乡是谁？是何模样，干何营生，为何在这里？恨不得马上登岸，循声寻访，问个究竟。次日一早，一打开船篷，就去打听老乡的高姓大名。下一步，可能是延请进舱，说乡间事，谈乡亲近况。一一如故。

近30年前，我和妻子移居美国

想家为发展中国教育、文化、科学事业，为争取民主和自由，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这座小院落，没有王阳明故居那般气势恢弘，但从这里走出的人物，却携带着改天换地般的巨大思想能量。蔡元培既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又汲取西方先进思想，视野宏阔，目光深邃，清楚什么才是疗治旧中国痼疾的药方。他与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一同发起新文化运动，提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倡导以科学和美育救国，旨在重塑民众的精神和灵魂。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，强调“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。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—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就是在北大成立的。他的毕生努力，为羸弱不堪的旧中国，注入了新生的希望。

思想催生行动，观念影响存在。由他作为启蒙者之一而开启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，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。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，这里我只想谈，此刻在我的身边和周围，那些活力丰沛的生活，那些真实生动的笑影，如果追溯起来，都与与会稽山水养育的这位杰出人物、与他并行齐驱的先驱者有关。

故居第二进一堂两厅，已辟为陈列室，正中位置摆放着蔡元培半身塑像。塑像后面墙壁上方的匾额上，是沙孟海手书的“学界泰斗”四个大字。我与两位同行的北大学弟学妹，在老校长的塑像前合影留念。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响起时，我眼前闪现出燕园未名湖畔草坪上，被茂盛的苍松翠柏环绕着的那一座蔡元培半身雕像。那座塑像的头部微微扬起，望向远方的目光坚毅沉静。

因为气温差别，北方的花卉绽开得要迟一些。故居门外街巷边几株紫藤已经怒放，而前一天离京时，小区里的那一棵紫藤才刚刚生出微小的蓓蕾。但燕园中的那一座塑像，常年被松柏苍翠的枝条掩映，黑色大理石底座上，也一定会拜谒者敬献的花束，就像我每次去时都会看到的那样。

那是一瓣心香，致敬和祭奠一个

伟大的灵魂。

二

走出古旧宅院，一脚踏进江南的田野，便如同走进一个盛大的节日。阳光明媚，春风骀荡，天地间一派姹紫嫣红，内心的欢悦也骤然提升了几档。

眼前一大片辽阔的水面，就是鉴湖。最早知道这个地方，缘于当年读中学语文课文——许钦文《鉴湖风景如画》。乘船在湖上游览，稽山鉴水的风光徐徐展开，美不胜收。看到散文中描绘的魁星阁、三眼桥、柏树和松树，看到“五步一小变，十步一大变”的风景，虽是初见，恍若重逢。文学与地理在此刻发生奇妙碰撞，出色的描绘仿佛画龙点睛，赋予山水活力、韵味和情致。

游船停靠在柯岩风景区码头。登岸前行不远，便是一个古朴的镇子，粉墙黛瓦的明清民居，纵横交叉的水巷，姿态各异的石拱桥，枕河临街的店铺，飞檐挑角的古戏台，次第出现在眼前。小镇入口位置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，上书“鲁镇”二字。它是仿照鲁迅作品里的鲁镇打造的，是一片被文学作品催生出的天地，街道布局、风情民俗，都来自鲁迅在绍兴东浦、东关、皇甫庄、安桥头外婆家等地的生活经历。一代文学大师在纸上营造出的虚幻之地，变成了一个真切的实体。

一条热闹的街巷是贯穿小镇的中轴线，曲折悠长。街两旁依次是锡箔店、毡帽店、油漆店、木器店等传统店铺，小吃店旁弥漫着臭豆腐的浓郁气味。走下去，又看到鲁迅小说写到的众多场景：当铺、酒馆、戏台、奎文阁、赵府、鲁家祠堂、阿Q栖身的土谷祠和调戏小尼姑的静修庵……这些出现在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孔乙己》《社戏》《风波》等多篇小说里的建筑和场景，让人恍惚间跌入了旧时氛围。

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有动态的情景再现——头戴毡帽、脑后拖着长辫子的阿Q出现了，面对围过来的游客，一脸浑不吝的表情，说着小说中

那些经典的台词。身着蓝印花布围裙的吴妈端着筐走过来，他麻利地凑近搭话，脸上挂着轻薄的嬉笑。前面不远，身着破旧长衫的孔乙己，靠着一间小酒馆的柜台，模样颓唐，乞求小伙计赊一杯酒。继续朝前走，拄着拐杖、拿着破碗的祥林嫂迎面走来了，目光呆滞，拦着人问死后灵魂到底有无……

我忽然想到，当有一天自己连同身边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已辞别人世，鲁迅笔下这些虚构的人物，仍然会活着，永远活着，被一代代后人阅读、想象和认识。那些隔代知音会发出怎样的感受和思考，获得对人性、生活怎样的认识？这是文学艺术的力量。它具有活水一般永不枯竭的生命力，足以抵抗时间的侵蚀。

关于这一点，凭借书圣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而闻名于世的兰亭，是又一个有力的佐证。

与东晋永和九年那个暮春的日子一样，今天的兰亭也是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茂林修竹苍翠青翠，轻盈鲜亮的绿色仿佛要从枝叶间一直沁入肺腑中。自入口步入景区，穿过一条修篁夹道的石径，迎面便是鹅池，一泓碧水中，几只白鹅悠然游弋。游客很多，摩肩接踵，笑语喧哗，当年的清静幽僻只能付诸想象了。王羲之和友人们流畅赋诗的那一条小溪，依旧水流潺潺，几位身着古风服饰的年轻女子，正摆出姿态照相，倩影巧笑，楚楚动人。

文人天性敏感多情，品酒赋诗，一咏一觞之际，意识到时光的无情，人生的倏忽，一切赏心乐事都会稍纵即逝，于是乐极生悲，发出生命短促、世事空幻的慨叹。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的感叹，也是当时一并修葺的亲朋的心声：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“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”……然而正是由于这篇即兴泼墨挥毫之作，让这一次雅集战胜和超越时光，成为后世人们永恒的记忆。宣纸松软易碎，但书写于其上的文章及书法，这些精神的造物，却获得了比金石还要长久的生命。这样的悖论中，蕴含了深长的启示。

近1700年过去了，大自然陵谷变迁，兰亭也不复当年面貌。据说曲水流觞之处，相比原址有了较远的距离。但一篇《兰亭集序》，让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驻留下来，在文字中，也在人们灵魂中，一直存续下去。而多少曾经显赫一时的所在，高官贵胄的奢华府第，豪富巨商的精美园林，却早已踪影全无，湮没于荒烟衰草之间。

来兰亭之前，东道主幽默地提醒，不要将王羲之笔下所称的“崇山峻岭”当真，那样会失望的，这山丘不过是比别处的略高一些。但我想到的，是那一次文人雅集所诞生的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集序》，确是艺术作品的峰巅，书法和文章都有令人炫目的高度。这一点毋庸置疑，绝非夸张。

想到西方医学鼻祖、古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那句名言：生命短暂，艺术长存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爱吃柿子。老家有个不小的院子，为了能让经常吃上些水果，父亲特地在院中间栽了棵柿子树，盼望柿子红也就成了我每年的念想。柿子熟透后，落净了叶子，就剩满树的果实，火红火红的，就像过年挂了一树的灯笼。

一棵树上结的柿子就能吃一阵子。柿子没熟透的时候，吃着特别涩、特别苦；一旦成熟，皮也红了，瓤也软了，咬上一口满嘴流汁儿，其中最好吃的莫过于里面的籽儿，甜甜的还有弹性。霜降时节，母亲做柿饼，把没吃完的柿子晾起来，干了之后压到瓮里。等再打开，就成了披着一层白霜的柿饼，咬上一口，就像吞了一口蜜似的，甜！当兵十几年，柿子吃得少了，但现在想起来口水还是止不住地流。

转眼，在部队服役十几年，恰逢改革，我便转业到地方。分配到单位不久，国家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，身处这浩荡的历史大潮之中，我主动请缨，成了驻村工作队的一员，来到遍地柿树的河北省滦源县南沟村。南沟村土地贫瘠，三面环山，距银坊镇2公里，村南的一条小路是村民出人的唯一通道。已经习惯行伍工作的我，对农村工作有些茫然。

我们工作队来南沟村，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山带着媳妇柿红嫂子开车来接我们。郭书记快60岁的人了，身板却依旧健壮，肩膀和手臂上的肌肉棱角分明，脸盘黑黑的像块刚挖出来的煤，发着亮光。柿红嫂子就爱跟着郭书记，她身子有点单薄，但脸蛋红红的，像个熟透的柿子，总挂着笑。

安顿好住处后，郭书记响亮而热情地说：“尝尝咱村的柿子吧。”柿红嫂子连忙麻利地拿出一筐柿子。“这柿子不仅皮儿红，心儿也红。抗饿的时候，村里的柿子还去过部队吃呢！”原来，在鬼子“扫荡”时，一支八路军后勤部队和家眷转移到南山沟里，村民就偷偷给咱们的战士和军属送去柿饼，帮他们扛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郭书记自豪地给我们讲起柿子的红色历史，得知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后，他说他也曾当过兵。我俩说番号，聊驻地，越说越近。按部队的说法，他还是我的老班长呢。

“这柿子真大得要赶上磨盘了！”本来就爱吃柿子，听郭书记这么一说，它还有这么一段光荣的革命史。我又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个，真是丰满饱满！

“你可说对了，这是我独家独有的‘磨盘’柿子。”柿红嫂子自豪地说。

“你嫂子可是种柿子的好手，这大‘磨盘’就是她一茬一茬给嫁接出来的。”

“个儿大，色儿红，味儿甜，是山里的味道。”大家都拿起柿子吃起来，边吃边不住地夸奖。

“柿子是好，卖不出好价钱，可惜了儿了！要是能把咱村柿子的销路盘活就好了。”郭大山拿着个柿子左右地摩挲着。

“你们瞧！俺家老郭又魔怔了，他净想着挣钱。”柿红嫂子讲起往事。她刚进门时家里很穷，只能看天吃饭，后来为了挣钱，老郭下过煤窑，贩过牲口，包过食堂，没少吃苦。前几年承包工程，挣了



◎人世間

柿子红了

闫晓彬

点钱，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老郭就把挣钱的工程托给朋友，跑回村里竞选村支书，还说要跟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。

“跟了他后，我就没享过福。”柿红嫂子抱怨道。郭书记也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手里的柿子，眼神里仿佛流露出些许内疚。

不久后，随着脱贫攻坚政策的不断深入，全国的村镇沸腾了。“春风”来了，南沟村里的人也不“安生”了。有时候一个想法就是一条出路。一个脑子活的小伙子——柱子，在工作队帮助下，开了个瓜果网店。带着“山味儿”的瓜果很受市场欢迎，网店开得红红火火。村里的老百姓凉凉唠嗑的“阵地”都转移到柱子的网店上。郭书记把自家的“磨盘”柿子也挂到柱子的网店上。有一年，瓜果价格一路飙升，“磨盘”柿子绿色有机、个大口感好，都卖爆了。柿红嫂子一合计，同样的一片地，比往年多挣了上万块钱。

打出了品牌，找到了渠道。村支书郭大山让柿红嫂子把“磨盘”柿子的树苗散给村民们，自己作为致富带头人，领着几名村干部，在南山承包了一片荒山坡，没日没夜地种柿子苗。他身上军人的那股子韧劲儿，让我由衷佩服。

一家公司来南沟承包山地，当场就给了40万预付款，说是要建造果园，还要发展旅游采摘，并计划着要加资兴建水果加工厂。

日子就这样过着，柿子树是越长越大，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然而柿红嫂子却因病离世了。郭书记难忍悲恸，人垮了一大半，嘴里总念叨着：“欠你一个好日子……”

一眨眼，几年过去了。偶尔回到南沟村，看着满山的“磨盘”柿子，我又想起了柿红嫂子。

教我如何不想她

周洁茹

人，老妈是非裔，爸爸从小就教她台山话。我进一步听出，她的口音是台山端芬镇的。再问她的姓氏，她说，随父亲的姓“Moy”——“梅”的台山话发音。梅是那个镇的大姓。

回到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这句诗，贺知章称“乡音未改”，如今不尽然。设若20岁前离开，60岁回来，其间在家乡外生活数十年，常年操另一种语言，不可能不形成若干和土生土长的乡亲有所区别的口音，至少在用词、语调、姿势上。然而，不管人生遭际发生多少变异，也不管贫富贵贱，只要能说话，“乡音”之为口头语，是胜于任何护照、身份证、户口簿的证明。它所牵动的乡思，是骨子里的，甩也甩不掉。



侨乡小镇

蔡心绘

◎零时差

有声的乡愁

刘荒田（美国）

10多年后回国，去广州一所高校访友，一边拖着行李箱一边拿着写着地址的纸条，在教师宿舍楼群之间转悠，找得不耐烦，高声争论“这6号是南楼还是北楼”。正当我俩相持不下之际，忽闻头顶有人唤我的名字，抬头看，一汉子从6楼探出头来挥手。我看了一会，终于辨认出是高中的同窗。我惊喜至极。他匆忙下楼，给我们当向导。我问他怎么知道是我。他说，你们一口地道“横水腔”，一听就知道是老乡。再看，认出你了。原来，他是恢复高考的次年考进这所大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。

所谓物离乡贵，乡音在家乡并不吃香，但未必没有用场。以我的家乡广东省台山市为例，尽管留在当地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万，但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的台山籍乡亲有160多万，也难怪有海内、海外“两个台山”之说。县内乡音庞杂，镇镇不同，至为

奇葩的是一个由宋朝王室后裔繁衍的特大村庄浮石村，全盛期人口两三万，村头和村尾的口音也有差别。听过这么一个笑话，台山某个海鲜市场，价廉物美，名播四方。镇守鱼虾档的精明小贩，卖货以口音分四个级别：本地的、本市的、外市的（广府话）、外省的（普通话），因“音”设价，逐级提高。由此可见，乡音多么实用。

台山人遍布寰宇，相应地，台山话曾被称为“小世界语”。上世纪50年代前，因台山人美国华人中占比比较高，台山话在这里一度成为“中国话”的代称之一。既然在异国他乡，一不小心就碰上老乡，并不稀罕，也就没有泪汪汪的煽情场面。但偶有惊喜，有一次，一位妙龄女子，皮肤黝黑，一头麻花辫，标准的非裔，在街上听到我和伙伴说台山话，竟插嘴，以正宗但不大流暢的台山话和我聊起来。我大惊，她解释：老爸是台山

样。所以我一直相信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当然书也是要读的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，一边读万卷书，一边行万里路，一边读好书，一边过好自自己的生活。

那你觉得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生活？朋友又问。我说这可不大好说，各人有各人的选择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住得好吃得好的地方。我妈妈说的，只要吃得好了，生活就会好。过好日常生活的每一天，也是事业成功的保障，都过得不好，奋斗起来也差一口气。住得好吃得好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的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的家乡。

都知道你爱家乡。朋友说，前些天看到你在镇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你好想家，好想马上回家，镇江跟常州明明靠在一起嘛。我说，是啊。镇江、常州靠在一起，但镇江是镇江，常州是常州，吃的都不太一样，比如那个锅盖面，就是镇江的特色，我们不大吃。有了到常州，吃到那一口义隆素面馆的面，才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家。